



芒种的订单

□贺 源

(图片由AY生成)

小陈是个植保“飞手”，就是用无人机给庄稼打药的。他说这叫“新农人”。

邻村种粮大户老李头有三百亩水稻田，眼看着稻飞虱越来越多，他急得嘴上起泡。他儿子在城里工作，从网上给他约了小陈。老李头一听价格，一亩地十五块，不乐意了：“我请人打药，一亩地才八块，你居然要十五块？”

小陈解释说：“叔，人工打药，一个人一天最多能打十亩地，你这三百亩地得十个人干三天。我一个人，三百亩一天就干完了，而且无人机雾化效果好，算下来既省工又省药。”

老李头不听，嚷嚷起来：“你少糊弄我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还没见过拿无人机打药的。”

旁边几个看热闹的老农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，无人机能打药，还要我们干啥？”

小陈笑了笑，没再争辩。他干这行两年了，知道跟老把式讲道理不如让他们看一眼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出之前拍的作业视频给老李头看。老李头瞄了一眼，

哼了一声，嘟囔道：“那是别人家的地，我这地不平，你飞得了？”

小陈说：“叔，要不这样，我免费给你打十亩。效果好，你正常付费；效果不好，我一分钱不要，还赔你药钱。”

老李头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陈带着装备来了。他先绕着田块走了一圈，用遥控器打点测绘，规划航线。老李头蹲在田埂上抽烟，一脸不信任地盯着他。

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，几个老农都仰着头看。嗡嗡嗡，无人机稳稳地飞过去，喷杆下面是细密的雾帘。一阵小风吹来，药雾飘飞，老李头急了，说：“这能行？雾这么细，风一吹不就跑了？”

小陈说：“叔，就是要这样才管用。雾滴细了，能全面附着水稻，虫子藏在叶子下面也躲不过。”

老李头没吭声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十亩地打完了药。老李头不放心，自己走到田中间去看。稻叶上确实有药液，分布得很均匀，而且无人机没怎么破坏庄稼——要是人

工打药，十个人下去，水稻难免被踩得东倒西歪。

老李头从田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脸色好了一点，但还是说：“得等两天，虫子死了才算。”

小陈点头道：“行，叔，我等你消息。”

那两天，小陈又接了三个订单，全是周边村子的。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充电、配药，一直忙到天黑。芒种当天气温35℃，小陈扛着电池在地里走，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，上面全是白花花的花汗。

第二天傍晚，老李头打来电话。

“小陈啊，你那无人机打得确实中。虫子死了一片，叶片上可干净了。我那三百亩田你全包了吧，还是十五块，我不还价。”

小陈说：“叔，芒种都过了，得赶紧打，再晚稻子该减产了。”

老李头连连称是，“那你明天就来！”

挂了电话，小陈松了口气。他翻开账本，今年上半年算上这一单，总算能覆盖无人机分期的月供了。他在这行干了两年，一

开始村里人不信，订单少，去年上半年基本在赔钱。今年好不容易把口碑做起来了，芒种这几天接的单，顶得上平时一个月的量。

第二天他带着助手去老李头的田里。老李头这次没在田埂上蹲着，而是早早地在地头等着，还提了一壶凉茶。他拍拍小陈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我昨天跟隔壁村的老张说了，他也想让你去打药，一百多亩。”

小陈笑着道了谢。

无人机飞起来的时候，老李头没再抽烟，而是站在田埂上仰头看。太阳晒得他眯着眼，可他依旧看得认真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说了句：“以前我瞧不上这些，觉得花里胡哨的，不实在。现在看来，时代在进步，我们这些老把式，也该学点新东西了！”

小陈没说话，心里暖暖的。

回到城里已经是晚上了，小陈洗了澡，躺在床上休息。窗外知了在叫，他翻了个身，想到明天还有一百亩田要打药，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。

在他的梦里，水稻田绿油油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

放鸟归林

□杨太国

田埂边那口废弃多年的老水缸，积着半缸发绿的雨水，缸壁爬满滑腻的青苔，像个被遗忘的陷阱。那天午后，我拎着锄头路过，听见缸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扑腾声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绝望地撞着缸壁。

我探身往里看，一只小鸟浮在水面，斑斓的羽色被水浸得发暗，拍翅膀的力气已经快耗尽了。我伸手去捞，指尖刚碰到它冰凉的翅膀，它竟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狠狠啄向我的手背，钻心的疼，接着一滴血珠冒了出来。它歪着脑袋死死盯着我，黑亮的眼睛里没有半分乞怜，全是不认命的戾气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身陷困厄仍傲骨铮铮的小鸟，便是素有“小屠夫”之称的虎纹伯劳，能将猎物悬于荆棘之上啄食。即便落入冰冷的水缸绝境，亦不肯收起最后一丝傲气。

儿子凑过来，盯着它翅膀上渗血的伤口，小声问：“爸爸，它这么凶，我们还要救它吗？”

我心里一紧，手指下意识蜷缩了一下，又慢慢松开。

“正因为凶，才更要救。”我低声说，“温顺的鸟被人养久了会依赖人，可像它这样的，只要活着，就只会想着怎么飞回去。我们帮它，不是为了圈养它，而是希望它能重回山林。”

我把它带回家，找了个旧鸟笼，特意在外面罩了一层薄布，害怕来回走动的人让它更加恐惧。布面时常被它尖尖的爪子顶起，笼子里偶尔还会传出几声尖锐的鸣叫，像两个铁器撞在一起的声音，扎得人耳朵疼。我每天切新鲜的瘦肉丁喂它。头两天，它压根不碰，缩在笼子角落盯着我，直到第三天才肯低头啄食，眼神里的凶光却没褪去多少。等它伤口长好，羽毛重新变得柔顺蓬松，背上清晰的虎纹、眼尾的黑斑纹一露出来，我便知道，它该回到宽广的天地间了。

周末，我带着儿子提笼去了后山最密的林子里。笼门一开，阳光刚好洒在它的背上，它歪头打量了几秒四周的树影，忽然振翅冲了出去，翅膀扫过

笼门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。它在半空中盘旋了两圈，没有叫，也没有往我们这边看，猛地扎进了绿林深处。

儿子愣在原地，半天没有说话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。

过了一会儿，直到确认它不会再回来了，我牵起儿子的手打算回家。“三天里，我们给它换了六次水，喂了十几块肉，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‘小将军’。可‘小将军’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”儿子嘟囔道。

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。突然，他仰起头问我：“‘小将军’会不会觉得，我们不要它了？”

我蹲下来，平视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它不会这么想。在它的世界里，被关着才是‘不要它’，放它归林，才是真正的珍视。”

我们拎着空笼子往山下走，风从林子里吹来，带着松针的香气。风里隐约传来几声尖锐的啼鸣，像碎瓷相击，清脆而刚硬。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善意从不是捆绑与占有。它借我家一隅养伤，我借它那狼命一啄，读懂了生命最不容忽视的尊严。

木甑添香

□赵晨敏

周末我收拾老屋时，无意间看到了静静立在墙边的木甑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它已呈深赭石色，纹理间透出一点薄光，那是米浆和蒸汽多次接触留下的痕迹。杉木虽轻，但用久了，吸了水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就像握住了沉甸甸的日子一样。走近了，还能闻到一种淡淡的香味，但那不是生木材的青涩味，而是一种熟米香，老人们说，那是日子的踏实味儿。点点香气已经渗透进木头的每一处缝隙里，怎么也洗不掉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木甑的一部分。

做饭要先用大铁锅煮一遍。火不能太旺，否则米粒会开裂，形状就不好看了，口感也会变得绵软，不够筋道。米粒煮到一指就断，便可以捞出来备用了。竹编的箬筒沥水很快，米汤从竹缝中流下，浓稠如浆。米汤是不能倒掉的，稍微放凉后表面就会形成一层薄薄的米皮，喝起来温润醇厚。老人们常说，以前小孩子断奶后，就是靠一碗碗米汤养大的。

将沥干的米粒倒入木甑，甑底放的是竹篾编成的甑算，空隙刚好比一粒米小一些，蒸汽能顺利通过，米粒却不会漏出。添热水、支木甑、盖甑盖，灶膛里的火又烧起来了。锅中开始冒泡的时候，蒸汽就会从甑算缝隙钻入米粒间，再从甑盖上的缝隙冒出。最初是细小的水雾，渐渐地，整个灶间都弥漫着白雾，人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。

蒸汽中有股特殊的香气，以米香为主，但又不单是米香，杉木加热后也有股淡淡的香气，两种香味融在一起难以分辨。这香，叫人安心、踏实。

揭开甑盖，眼前立刻白茫茫一片。雾气散去一些，才能看清甑里的情况：饭粒分明、饱满完整，盛到碗里后松散柔软，筷子一挑就分开了，不粘筷子，也不粘碗。趁热夹一筷子送进嘴



乡间晨曦

汤青 摄影

里，软硬适中，有嚼劲，米香在舌尖慢慢化开。最简单的吃法是在碗中中间挖一个小坑，放一块雪白的猪油进去，再滴几滴酱油。热腾腾的米饭不消片刻便融化了猪油，搅拌均匀，每一粒米饭都泛着喜人的光泽，猪油的醇香、酱油的鲜香在口中交织，那滋味，才真叫过瘾。

宋代诗人陆游的一句诗写得尤其恰切：“瓦甑炊香稻，石泉汲新井。”瓦甑与木甑虽形制

不同，那股烟火气却一脉相承。用清冽甘甜的井水蒸出的米饭，想来别有一番风味。

如今，电饭煲蒸米饭只要半个小时，方便快捷，但也少了些独特滋味。木甑蒸饭需要先煮，再沥，后蒸，这些工序不能急也不能省。在不急不缓中，普通的米粒才能迸发不一样的光彩。饭是这样，日子也是这样，人更是这样。只有放慢脚步，才能尝到生活的本味……

瓷都瓷韵

□周益民

此次出游，江西景德镇是行程的最后一站。于我而言，这座被岁月与窑火浸润千年的瓷都并不算陌生，前后五六次到访，每一次踏入这片土地，我都能感受到瓷土与釉色之间，收获不一样的心境与感悟。

傍晚六点，我和友人抵达景德镇。受限于行程安排，我们径直前往人气旺盛、器物琳琅的陶博城。

踏入陶博城，满目瓷器井然陈列，日用器皿、文房清供、工艺摆件一应俱全。扑面而来的，是景德镇瓷器独有的气韵：胎质细腻紧实，釉面光洁温润，不事雕琢，却自有一股沉静内敛的灵气。白瓷素净通透，如月夜凝辉；青瓷清雅内敛，似远山含黛；彩瓷艳丽不俗，若云霞映水。每一件器物，都历经泥料甄选、手工拉坯、利坯修形、施釉彩绘、入窑烧制等数十道工序。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有载：“共计一坯工力，过手七十二，方克成器。一器之成，凝聚的是匠人日复一日的打磨、失心不二的坚守，这窑火与匠心交融而成的器物，静静诉说着瓷都千年不息的传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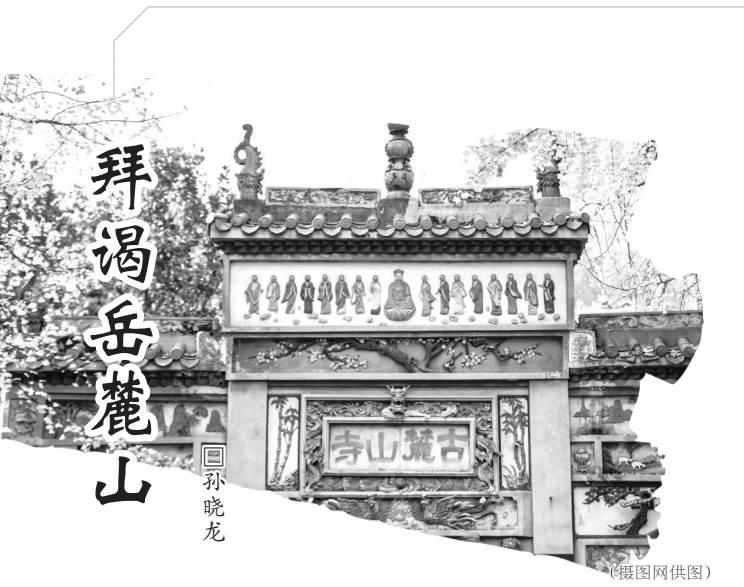
清两代，御窑体系臻于完备，汇集天下能工巧匠，集历代窑艺之大成，景德镇瓷器远销海外，享誉寰宇。

展柜之中，工艺绝伦、价值不菲的高端瓷器，令人不由得驻足惊叹。我们不慕高价，只是放慢脚步，穿行于各家商铺之间，静心赏瓷，听本地商户细细讲述瓷器的来历、釉色的门道与窑温把控的严苛。从手工塑形时指尖独运，再到入窑烧制时对火候毫厘不差的追求，我们一步步读懂瓷艺背后的讲究，越发体会到传统瓷文化的厚重。

一位平日生活节俭的随行同伴，在一只造型简约、釉色温润的花瓶前久久驻足。这只花瓶线条规整、气韵灵动，价格远超他平日的消费标准。我们都以为他会作罢，他却略一沉吟，毅然买下。他坦言，自己并不懂高深的瓷艺鉴赏，也无力购置名贵藏品，可打心底里喜欢这温润瓷韵，愿意为这份纯粹的热爱买单。

我们亦在琳琅器物间挑选平价小件。有人选了一套素净的陶瓷碗筷，愿将瓷都韵味融入日常三餐；有人挑了一只小巧的花杯，用以栽种草木，于朴素间见雅致；有人觅得几件简约摆件，为平淡生活添一抹文气。大家眉眼间皆是满足，每一件不起眼的小器物，都承载着我们对瓷都纯粹的敬仰，对瓷文化真挚的热爱。

千年景德镇，窑火不熄，文脉绵长。它从不苛求世人拥有何等财力与学识，只需怀揣一份热爱，便能感受其独有的瓷韵风华。这场短暂的瓷都之行，让我们在平凡器物里，读懂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，也留住了一份温润绵长的美好记忆。原来，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从不在高墙深院之中，传承亦不在天价藏品之间，真正的不朽，是烟火里的坚守，是心底的敬仰，是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热爱。



孙晓龙

(据图网供图)

湘江浩荡北去，穿长沙城而过，湘江西岸一脉青峦巍然静立，那便是岳麓山。它不以高峻争雄，不以险奇夺势，却以满目葱茏、千年文脉，与湘水相依相守，守护长沙古城的晨昏，阅尽人间烟火与历史风云。山无言而文脉自深，水长流而精神不朽。岳麓山，便是一部写在湘水之滨、活在岁月长河里的厚重史书。

东方欲晓，薄雾轻笼。长沙城从沉睡中缓缓苏醒，市井炊烟渐起，街巷人声渐沸，岳麓书院里朗朗书声随风漫过橘子洲头，与湘江涛声相融相和，一同飘入岳麓深谷，与麓山寺悠远的晨钟交织回荡，在苍松古柏间流转不息。曲径通幽，草木含

露，晨光斑驳，一步一景，皆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与底蕴。风穿林樾，如诵旧章，千百年的人事悲欢、文墨风流，仿佛都藏在这一山青翠之中。

麓山寺隐于山林深处，自西晋肇建，历经一千七百余年风霜雨雪，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禅院之一。古寺依山而筑，殿宇古朴沉静，香烟袅袅，不事张扬，却默默见证着长沙城沧海桑田的变化。乱世烽烟、盛世笙歌，市井冷暖、文人履痕，都被它一一看顾，悄悄珍藏。唐代诗圣杜甫晚年漂泊潭州，于落花时节巧遇故人李龟年。一次相逢，几多长惘，杜甫挥笔写下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的千古绝唱。后人相传，杜甫曾踏霜履

露，入麓山寺，瞻赏李邕所书《麓山寺碑》，叹其笔力纵横，气象万千。此碑又称“北海碑”，文辞、书法、镌刻并称三绝，虽历经战火与岁月侵蚀，碑身残缺，文字漫漶，却依旧如磐石矗立，为岳麓山文脉筑牢根基。

五代以降，乱世渐平，儒家学风涌入岳麓，为这片青山注入浩然正气。北宋开宝年间，岳麓书院始建，一座书院，一脉青山，开启湖湘文化的黄金时代。宋真宗御笔亲题“岳麓书院”匾额，使这座隐于山林的书院闻名天下；南宋理学大兴，张栻主管书院教务，确立“经世致用”的治学宗旨，倡行“传道济民”的理想；朱熹自闽而来，与张栻会讲于书院，学子云集，盛况空前，岳麓书院一时有了“潇湘洙泗”之誉。千年之间，书院屡废屡兴，弦歌不辍。清代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御赐“学达性天”“道南正脉”两副匾额，彰显岳麓书院在儒家文脉中的正统地位。书院门前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楹联，历经两百年风雨，至今仍气势凛然，道尽湖湘大地人才辈出的底气与豪迈。

岳麓山不仅有书院幽香，更有道家风骨。云麓宫雄踞山巅，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的“洞真墟福地”，清幽静寂，超然物外。清代名士吴灏所题“云麓顶犹为麓，求道安心即是宫”，联中嵌“云麓宫”之名，又融儒道内涵于其中，意境高远。凭栏远望，“直登云麓三千丈，来看长沙百万

家”，视野豁然开朗：湘江如练，橘子洲静卧江心，舟楫往来，百舸争流；长沙城高楼林立，市井繁华，昼有车水马龙，夜有灯火星河。宫旁有一株古银杏树，亭亭如盖，历经百年寒暑，看尽朝代更迭，依旧枝繁叶茂，默默守护一山安宁。

青山有幸埋忠骨，史册长铭烈士魂。岳麓山的厚重，不仅在于文墨，更在风骨。云麓宫前石栏之上，镌刻着长沙会战数千阵亡将士的姓名，字迹虽已斑驳，却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华夏儿女心上。当年烽火连天，山河飘摇，无数将士以血肉之躯御寇卫国，长眠于青山绿水之间。他们为家国赴死，为理想献身，用热血铺就通往光明的道路，用生命铸就民族的脊梁。千载文华铸材盛，百年忠烈岳麓眠。一座岳麓山，半部近代史，亦是半部民族抗争奋进史。每一寸土，每一方石，都在诉说着不屈与担当。

登临杜甫江阁，向西遥望，岳麓山如一幅青绿长卷，铺展在湘江之畔。山为骨，水为脉，洲为魂，城为韵；少陵写句，北海题碑，朱张论道，伟人抒怀，先烈捐躯，共同绘就这卷不朽华章。它不张扬，不喧嚣，只以静默的姿态，守一城烟火，传一脉文心，藏一腔忠魂。湘水滔滔，文脉不绝；青山巍巍，精神永存。

岳麓山，是山，是史，是文，是魂，是刻在长沙人心间，永远不会老去故乡根脉与精神信仰。